

國際關係論
(中)

美國 B. L. Bell 著

葉啓芳
曾蒙主筆
合譯

神州國光社刊

美國 B. J. Buell 著
葉啓芳 合譯
曾豫生

國際關係論
(中)

神州國光社刊

定價大洋九角六分

二年三月再版發行

實價大洋九角

(實價不折扣外埠酌加寄費)

國際關係論(中)

有著作權。不許翻印

著者 美國 B. L. Buell

譯者 葉啓生

發行者 曾獻聲

印刷者 神州國光社印刷所

總發行所 神州國光社發行所

上海河南路一三六號
無線電報掛號七二七三

分發行所 神州國光社分發行所

北平宣武門大街
廣州花牌樓
濟南商埠緯二路

國際關係論中卷目錄

第十三章 帝國主義的諸原因……………一

- 一，民族主義與帝國主義——二，由帝國主義而起之糾紛——三，帝國主義之經濟的原因——四，人口過剩和擴佈——五，帝國主義之軍事的原因，緩衝國——預備軍——六，民族主義之精神和帝國主義——七，白種人之負荷——八，傳教士與帝國主義——九，帝國主義合理嗎？

第十四章 侵略政策……………三二一

- 一，兩種殖民地——二，今日之殖民地的帝國——三，帝國主義與土人——四，強制勞動——五，進口勞動——六，土人土地之沒收——七，殘虐和歧視——八，關稅和「搾取」——九，腐敗

第十五章 信托政策……………六二

- 一，幼稚的民族——二，實施于土地之信托原則——三，西非洲的土人農場——
- 四，苦力條約——五，巴色商業公司——六，土人之教育——七，柏林條約——
- 八，委任統治——九，委任統治地之法律上的地位——十，土人之保障——十一，委任統治委員會——十二，羅安德邊境問題——十三，般都華次事件——十四，委任原則之擴張

第十六章 民族自決與落後民族……………九九

- 一，帝國主義與武力——二，獨立之要求——三，同化政策——四，自主與間接統治——五，殖民地立法機關——六，集團代表制——七，難關之制止——八，殖民地之和平的解放——九，米索波大米亞之例證——十，敘利亞之例證——十一，國際干涉

第十七章 資本與落後民族之區域……………一三七

一，國外投資——二，特准讓與——三，資本主義在落後民族區域之濫用——匹都米耀的事件——四，反對外國資本之革命——五，讓與的利益之糾紛——六，國外投資之統治——美國的政策

第十八章 財政統治……………一六三

一，對於不履行債務的國家之不承認——二，暫時的干涉——三，財政的統治——四，古巴，海地，聖多明各，尼加拉圭——五，玻利維亞和薩爾瓦多爾——六，里比利亞和波斯——七，這種統治之危險——八，國際的財政統治，埃及，土耳其，希臘，中國——九，國際聯盟對於奧匈二國之計劃——十，國際的顧問官——十一，國際統治之利弊

第十九章 門戶開放……………一九七

一，各國之經濟鬥爭——二，海軍與商務——三，閉關政策——四，閉關政策之效果——五，門戶開放之定義——六，門戶開放協定——七，門戶開放協定之失效——八，國際合作及門戶開放——九，國際統治之必要

第二十章 帝國主義之間接形式……………二二七

一，危險地帶——二，租借地——三，勢力範圍——四，保護國——五，半保護國——六，財政統治——七，關稅統治——八，領事裁判權——九，不正式的統治——十，混合政府——十一，國家的與國際的統治

第十三章 帝國主義的諸原因

一，民族主義與帝國主義——二，由帝國主義而起之糾紛——三，帝國主義之經濟的原因——四，人口過剩和擴張——五，帝國主義之軍事的原因——緩衝國——預備軍——六，民族主義之精神和帝國主義——七，白種人之貧窮——八，傳教士與帝國主義——九，帝國主義合理嗎？

一 民族主義與帝國主義

『帝國主義』這一個名詞，雖然在事實上是一個國際談判所最常用的詞語，但欲加以定義，則非常困難。一個人不斷地聽着有所謂不列顛帝國主義，法國帝國主義，日耳曼帝國主義，俄羅斯帝國主義，日本帝國主義，和美利堅帝國主義。在很多人民看來，這是一個不好的字眼。他們總以為『帝國主義是一種壞的民族生活，從很早的幾個世紀便遺留下來，牠的原動力是獸類生存競爭中的物質的貪得和權力統治之欲望。牠是一種自利之行爲。』（註一）凡一個政府無理地向別個政府提出要求——凡一種取攻勢的戰爭——則名為帝國主義的。所以帝國主義實是一個包含着很多罪惡之一個字。但從牠

方面言之，有些人則把帝國主義用在別一種意義上，用在反背的意義上。他們以為世界上之落後的國家為進步的民族所統治，實是一種隆重之責任。這是白色人種之責任——這是所謂責任上之帝國主義（註1）。

（註1）見 J. A. Hobson, *Imperialism, A Study*, 二三四頁。

（註11）E. Selliére, *La Philosophie de l'impérialisme* 第三卷 “L'Impérialisme démocratique”，第三頁以下。

同時我們也曉得在民族主義和帝國主義之間引一界綫，是很困難的。像我們所屢用的這一個詞語，民族主義已經引出了許多國際之糾紛，其中，有關於少數之民族，自決，邊境之武備等問題，或關於某種經濟財源統治之問題。雖然這些糾紛或可稱為『帝國主義之糾紛』，但實際上牠們都是民族國家希望把領土和人民包含於牠國中之一部而發生的糾紛。

歷史家曾說十九世紀是民族主義之時代。在這個時代中的各種糾紛，其發生，大多數由於民族國家之設立和發展。很多糾紛源於把服屬的民族加以專制之統治，其統治之政府祇屬於一個外來的民族，或甚而祇是一個寡頭政治的或武力的黨派，牠的成立和維持，全由威力。設立和維持這樣的一種統治之努力即是帝國主義之一個方式；然而這一個方式，自歐戰以後，歐洲地圖重新建立了之後，已

爲民族主義之勢力所強力地攻擊，牠已達到了某一個程度之衰亡了（註）。

（註）參見 P. S. Reinsch, *World Politics* 第一卷論『民族即帝國主義』（“National Imperialism”），一九〇〇

年。

當我們說二十世紀是帝國主義之世紀的時候，我們並不是說一個歐洲國家服屬於別一個國家之下，而是說近代民族國家所已經設立或企圖設立的對於世界上『落後』民族之統治。牠不像古代的羅馬帝國主義，企圖把全世界放在一個單獨權力之統治之下，所謂近代的帝國主義並不反對白色民族的各個民族國家之互相存在，牠祇想設立寡頭的統治，由這些白人的國家，統治有色的民族。由此，居於不列顛帝國，美洲合衆國，德，法，俄等國之居民，和日本之居民，就是強有力的民族；而且他們經過其政府之威力還在亞洲，非洲和一部份的拉丁美洲的民族中，設立某種之統治。在今日，大概有二八三〇〇〇〇〇個基督徒的白色人種直接地或間接地干涉九二〇〇〇〇〇〇〇名人民『落後民族』及其政府，這些落後民族便是中國人，印度人，玻里內西亞人（Polynesians），波斯人，阿剌伯人，土耳其人，古的人（Kurds）和尼格羅人（註）。

（註）Sir Harry Johnston, *The Backward Peoples and our Relations With Them* 一〇頁，一九二〇年。

雖然這些原始的民族直到今日，仍缺乏『民族的』意識，但是他們之中也有很大的分別，像一個

不列顛人和一個意大利人之分別一樣。在這些民族之中，有如中國人及印度人者，都已有極豐富的一種文化的遺傳——巨匠之藝術和偉大思想家之觀念——像西方人所有的一樣。但此外如非洲及太平洋羣島的部落民族則祇有很微小的文化。他們把他們的時候從事於互相之斫殺，或則漫游于牧場和森林之間，他們所度着的是一種『自然之粗暴情境』中之愉快的野蠻人之栩栩如生和危險甚多的生活。這些地方的居民為炎烈如焚的太陽和赤道下之傾盆大雨所殘虐，智能衰弱，常常缺欠了創造性發明和持久力，而這些都是西方民族為頑強的氣候所刺激而生的。自然界又奪去了他們的必需之刺激動機，而祇把豐富的糧食品供給他們，令他們俯拾即是（註）。他們之聯合祇藉助於部落或家庭之關係，服屬於酋長，蘇爾丹，皇帝之威權之下，他們沒有為西方人所有的工業引生之堅固的組織；并且他們又沒有軍事之勢力，而軍事之勢力便是歐美進步民族的西方科學之可怖的發明和西方武力主義之鋼鐵訓練所由成立之根源。

（註）參見 O. D. Von Engel, *Inheriting the Earth* 第八第九章。

11. 由帝國主義而起之糾紛

世界上很多嚴重之問題都起於白種人和有色民族之接觸。當有色民族已有了一種堅固的社會組

織，如日本，中國，波斯，和土耳其等民族，則他們自然有充分之能力，擺脫白種人之統治了；并且他們之反抗又因為他們所擁有之領土的廣大範圍和地理情境而增加其勢力。但像在非洲黑人和美洲印度安人等事件中，則西方人便確然地設立了完全之統治了；雖然這些民族於最後的滅亡之時，曾經過戰爭和永久不斷的革命及怨恨之恐怖，但其結果，卒歸消滅，美洲土著便是一個例證了。

帝國主義又發生別一種糾紛——這就是各個帝國主義國家對於落後民族的統治之爭執。世界大戰前五十年間之歷史實是歐洲列強為統治非洲和亞洲而鬥爭的歷史——而這一種競爭，美國於一八九八年，也由旁門加入於其中了。并且因為佔有那些未為他人統治的領域本是原來競爭之目的，但一切領域都被他人佔有了，所以現在所呈現的是第二個步驟，就是一個國家要從別一個國家手裏奪取其統治權之企圖，這一個步驟，恐怕要在一個很遠的將來，才會停止。所以無論是從落後民族之觀點或從帝國主義國家之觀點言之，帝國主義都是國際糾紛之一種最複雜之根源。

三 帝國主義之經濟的原因

雖然有些民族之愛好戰爭單純因為喜悅戰爭之原故，然而這種本能之特性是不能夠解釋大多數之戰爭的。帝國主義是有其具體的基礎的，其中最基本的則為經濟。強國之統治落後民族，是因為他們相

信這種統治不特是一種報酬的命題，還是強國民族要求生存之必要。現代世界貿易，大概有五份之一，屬於殖民地貿易，并且牠現在還繼續增加，其增加比之在各獨立國家之間的貿易還更迅速（註）。

（註）Colonial Tariff Policies（一九二二年美國關稅委會報告），一九頁。

爲要設立國外市場，所以歐洲商業在十九世紀之間所達到的區域爲以前之四倍（註一）。在今日，世界上有百份之九十的樹膠和錫是不列顛從南亞洲落後民族所得來的。在一九一三到一九一四年間，印度之全部國外貿易大抵和美國全部國外貿易之五份之二相對當。世界上之可可，茶，漆，羊毛，樟腦，和長纖維之棉花的一半以上是從帝國統治下的領域生產的（註二）。法屬安南是世界上一個最大量米糧之生產地。荷屬東印度有極豐富之樹膠和油類之源泉；他們同時又供給世界以百份之九十的金雞納霜（quinine）。卡湯加（Karanga）爲比利時的剛果（Congo）之一部有駭人聽聞之銅鑛，而慶伯利（Kimberley）則許久都供給世界以金鋼鑽。

（註一）N. D. Harris, *Intervention and Colonization in Africa*, 一九二一年版，二三頁。

（註二）Colonial Tariff Policies，一五頁，參見 G. L. Beer, *African Questions at the Paris Peace Conference*（一九一九年）。

（註三）一九二二年，二卷，二章及三章。又見 E. Levin, *The Resources of the Empire and Their Development*（一九二二年）。

這些境域裏的人民，和西方人相接觸，他們買入歐美二洲之製造品，而以熱帶下生產最多之原料賣給西方人。像一個英國婦人有一次說道：『我們要好些領土，令我們在英倫能繼續保存英倫之脊骨——我們的製造家階級——於康健安存和繁榮之一個情境中，換而言之，我們是需要市場的。』

(註) 當白種人移居於落後民族之區域之時，便立刻創造出歐洲物品之要求了。

(註) Mary Kingsley, *West African Studies* (1899) III, 111 頁。

有些自稱為道德家的人以為一種民族，用『統治權』之名義，把自然界所偶然賦與牠的各種寶貴原料，自己保存起來，不為他國所利用，這是有所保證的，這不在乎牠需用這些原料，而祇在乎牠不認識這些原料之價值。這真是一種奇怪的道德學說，牠崇尚食人肉的野蠻種族可以從『原始的』佔有者而得獲這些原料。這樣的標準在道德上是穩固的麼？實在說起來，牠是不能為這一個實際的世界所承認的，因為這一個實際世界之好些部份都已面對着飢饉之恐慌了。

既承認這些領域中之各種原料不應當閉關自珍，而要開放給世界上之人口過剩的部份，於是很多人便以為這種目的之成就就不必借助於近代列強統治非洲，亞洲，和拉丁美洲之政治統治之設立，不要倣效以往歷史之相暴殘忍之形式(註)——因為設置一種統治制度是違背當地居民之希望的，尤其是在以武力征服之後。助成這種論證者，他們又指出美國宣佈獨立後，英美商業更大大地加增這一種事

實。至於應該設置政治之統治與否才爲商業上之必要，這要看該地之地方情形而定。雖然美國，不列顛各自治領土，和歐洲之商業，現在是非常自由，不過我們也可以說，倘非十七八世紀殖民國家在當時羣居着漫遊，戰爭，和輕率的紅人之地土上建立了政治之統治，則這種商業是決不會增進的，當時的紅人決不想望買入西方之製造物或開闢他們的土地爲歐洲人之市場。如中日等文化國家，幾百年來，都閉關自守，和他國不相聞問。所以一旦承認這種和外國通商是一種世界之必要，則他也必同時承認政治統治之強固的設立是必不可免的。

(註)見本書十四章。

從上所言，則帝國主義之經濟理由，似乎在理論上可以成立了，然而與落後民族貿遷之重要性質或者是言過其實的。雖然我們要倚賴於熱帶下的某幾種原料品，然世界上之貿易，其五份之四，都是介於各個世界上之獨立的文化國家的(註一)。并且，在好些例證之中，統治殖民地之費用是得不償失的。從前德國爲殖民地每年所用去之平均數目爲六千萬馬克，而好些強國也不得不以金錢補借牠們的委任統治國(註二)。

(註一)見 Colonial Tariff Policies 十九頁。

(註二)見 Beer, African Questions 115 頁。柏勒脫(John Bridg)於 1855 年說道：「除了澳洲之外，別沒有一個

隸屬於王國之領土（假如我們把關於戰爭及保護所用去之費用計算，）不是令這一個國家的人民有一種積極的損失的。……無論你怎樣考慮，你必會覺着市場之開闢，新國家之發展，以及用大砲彈售買棉織品都是沒用的，

愚蠢的，和掩飾戰爭之罪惡的。凡是稍有知識之人都不應當願意聽到這些事情。見拍勒（Bright Speeches）

脫之演詞二〇八頁。

更進一步，殖民地帝國之存在必令到有大量之海軍，其目的則在於保護交通之航綫，又在某幾個程度上，必要為殖民地戰爭而加增陸軍之軍費。美國為保存菲列濱起見，曾用去美金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至七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之譜，其中之一部份則用來制止阿基那爾都（Aguinaldo）之反叛。所有這些數目都組成一種直接的負荷，而在他方面，則由帝國主義而得獲的報償却是間接的，像在專利權之事件中，祇益及少數之商家，而對於全民衆則並無好處。所以，帝國主義之在以前，曾經得獲了幾個金元和銅元之利益，是不能夠說的。很多原來之資本多用於資本投資之性質，而其報償則須俟之後日。又在別幾種事例上，這些費用是因為彼此間之嫉妬和恐懼而消費的，假如戰爭廢止，便可以節省了。但無論如何，熱帶下各地之經濟重要性是逐年增加的。自然，假如這不為着『帝國主義』，則街上的縉紳先生便沒有自動車而要步行，因為輪胎和汽油之價值便會有妨礙了；而中國及印度之開闢也已經為西方的工業創造了一個市場，雖然現在祇在於一個開始的階段，然而這種可能性也並不是沒有

的（註一）。

(註) C. K. Hobson, *Export of Capital*, 111頁。

由帝國主義而得獲的經濟利益也不完全是一方面的。當土耳其國內之巴格達（Bagdad）鐵路令歐洲列強發生了很多的爭執之時，牠供給土耳其以一個很好的運輸制度，令當地農民，從其生產品所得之價值，比前多過兩倍至四倍。（註一）不列顛佔領埃及之一個結果，埃及政府便可以用很低的百分利息從別國借用金錢，這是在牠獨立之時所不能夠做到的。『在一切落後國家之在進步列強的保護之下者都有同一的故事，并且都是常常爲人們所忘記了討論的這種多方面的問題之一種生活的事實。』（註二）像後面幾章所會討論的，自然有好些帝國主義之事例是當地人爲白色人種所殘忍地剝削。但同時也有別些事例，就是他們得獲經濟利益，而其報酬品却是對於白色人種之極深的怨恨。總之，這些結果是否由帝國主義而遺傳下來，是祇能夠在對於牠所應用的各種不同之方法之考驗後，方才可以決定的（註三）。

(註一) E. M. Earle, *Turkey, The Great Powers, and the Bagdad Railway*, 111頁（一九一三年）。

(註二) Beer, *African Questions* 111頁。

(註三) 見本書十五章。